

華盛頓文選

[美] 菲利普·方納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美〕菲利普·方納編

D77h2012

書
館

華盛頓文選

[美] 菲利普·方納編

王 綬 昌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1960年·北京

GEORGE WASHINGTO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HILIP S. FONE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
New York 1944

本書作者乔治·华盛顿(1732-1799)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和军队统帅,美国第一任大总统。編者是美国现代进步作家菲利普·方納(Philip Foner, 1910—)。

全書共分五部分:一、独立战争;二、民主;三、教育;四、宗教自由;五、奴隶問題。書前附有編者一篇評介文章《共和国的締造者》,讀者可以从中看出华盛顿的一生活动及其对美国独立的貢獻,也可看出他作为资产階級革命家的階級局限性。

华 盛 頓 文 选

[美]菲利普·方納編 王授昌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京华印書局印刷 紅旗装訂厂装訂

統一書号:3017·88

1960年1月初版	开本850×1168 ¹ / ₃₂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74千字
印张:2—14/16	印数1—5,750册
定价(9)0.42元	

目 次

共和国的締造者·····	3
一、独立战争·····	34
二、民主·····	55
三、教育·····	74
四、宗教自由·····	78
五、奴隶問題·····	82
引文注·····	86

共和国的締造者

菲利普·S·方納

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事迹，恐怕要比其他任何美国开国元勋更为密切地和美利坚共和国的創立和建設交織在一起。可是，华盛顿虽然那样偉大，人們却很少把他十分生动地介紹給美国人民。当然，在人民革命的战火中光荣地經受了考驗的华盛顿，和教科書的傳說里所渲染的华盛顿，以及他的反对者們所冷嘲热諷的华盛顿，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現在我們正該認識这位人物的真面目，并了解为什么在我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华盛顿比其他任何領袖都更普遍地受到爱戴。

乔治·华盛顿于 1732 年 2 月 22 日生于弗吉尼亚州西摩尔兰郡的布利基斯港。他是奥古斯丁·华盛顿与其繼室瑪丽·鲍尔的长子。通过家庭关系，他和菲茨休、李、卡特以及鲍尔四大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成为弗吉尼亚州貴族社会核心里的一个成員。不过，他的父亲并没有什么特殊重要的社会地位，因此，乔治所受的教育和一般种植园主貴族家庭子弟所受的教育不同。他沒有按照当时的慣例到牛津或其他任何英国大学去念書；他究竟是否在什么地方上过学，实在无据可考。他幼年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在他父亲的督促下进行的，所以他十一岁时他父亲死后，这种教育就完全停止了。他繼承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遺產，在知識方面，也只會些小学程度的东西、商业用的表格以及足够进行測量用的算术，^①年

^① 华盛顿自己曾經提过他所受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关于这一点，他是有自知之明的。見 1785 年 7 月 25 日华盛顿給大卫·汉弗萊的信，載于渥辛頓·O·福特 (Worthington O. Ford) 所編《乔治·华盛顿文集》(紐約 1889 年版)，第 10 卷，第 473 頁。

輕的華盛頓就依靠這些東西來自立。他在他母親的拉派諾克農莊，他異母哥哥的維爾農山田莊以及他親戚費爾法克斯家三個地方輾轉居住。當他住在貝爾沃阿——費爾法克斯家田莊所在地——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騎馬獵狐之中，這種騎獵活動把這位弗吉尼亞青年鍛煉成了一位出類拔萃的騎手。有一次托馬斯·哲斐遜說：“他是當代最好的騎手，他騎在馬上的雄姿，真是英武絕倫。”

但是，這位獵狐人的悠閑生活不久就被一種艱苦的邊塞生活代替了，華盛頓只得嘗嘗“天空即屋頂，大地是床鋪，熊熊篝火傍，和衣露天睡”是什麼樣的滋味。1748年3月，這位十六歲的少年離開了家鄉，越過藍嶺到謝南道盆地去勘測費爾法克斯勳爵的西部土地。這是他後來多次到西部去的開端，在多次往返的過程中，華盛頓和那些能吃苦耐勞的開拓者發生了密切的接觸，那些人在建設美洲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華盛頓作為一個測量員、土地投機者和官員，的確對於西部領土的开发，作了不少貢獻。同時，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廣闊而空曠的美洲西部原野乃是歐洲和東部殖民地尋求政治自由和經濟安全的人們的安身之所。^①

華盛頓在十六歲時已經是一個能夠完全獨立工作的測量員，未滿二十歲就榮膺了少校軍銜，擔任弗吉尼亞民軍副官（當時有四位少校副官，他是其中之一），二十三歲時就升為弗吉尼亞陸軍指揮官。他所以青雲直上一部分是由於費爾法克斯家的影響，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弗吉尼亞和賓夕法尼亞兩地商人為爭奪控制俄亥俄盆地而進行的尖銳鬥爭所致。而這一鬥爭又構成了英法兩國在美洲更尖銳的鬥爭的一部分，到十八世紀中葉這一鬥爭接

^① 約翰·C. 費茨派特立克 (John C. Fitzpatrick) 編：《喬治·華盛頓文集，1775—1799年》（華盛頓，1931—1940年版），第2卷，第450頁，第460頁。

近了高潮。

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主要經營項目是烟草种植业,但是,由于土壤貧瘠,成本增加,种植烟草很快就成了一种无利可图的营业。同时,在宾夕法尼亚,由于英国对殖民地的制造业进行了种种限制,从事工业企业的商人們,感到寸步难行,他們急欲尋覓新的地方进行投資,結果,两个地方的商人都看中了俄亥俄盆地,因为这个地方既有出产皮毛的兽类,又有大片可耕的土地。弗吉尼亚的許多主要种植园主,包括华盛頓家和費尔法克斯家在內,組織了俄亥俄公司,并且在 1749 年从英王那里取得了俄亥俄河两岸二十万英亩御賜土地的賞賜,同时,英王还答应如果在七年內有一百家在原来的土地上落戶,还要再賞賜三十万英亩土地。

正当俄亥俄公司准备开发这块地方的时候,法国人从加拿大移到了这个地区。1753 年,弗吉尼亚总督罗伯特·丁維迪——他本人是一个土地投机商——派华盛頓到俄亥俄地方要求法国人撤走,同时探听一下法国人的兵力究竟有多大。一个月以后,华盛頓及其随行人員抵达了法国人的要塞。法国人以酒宴款待,并讓他參觀了要塞的工事。但是,对他提出的要他們撤出俄亥俄地方的要求,法国人却很客气而坚决地拒絕了。

华盛頓返回弗吉尼亚后,被任命为一支在計劃編制中的弗吉尼亚团队的中校,受权招兵对付法国人。他在給丁維迪的一封信里,要求发給这些新兵优厚的軍餉和充分的給养。他在信里写道:“我們天天都感到非常有必要讓士兵都有衣服穿……他們很多人沒有鞋穿,很多人沒有袜子,有些人沒有短褲,还有不少人几乎身上沒有上衣或背心。”^①

华盛頓帶領着一支約有二百人的兵力回到了俄亥俄地方,在

① 福特:《乔治·华盛頓文集》,第 1 卷,第 212 頁,第 213 頁,第 395 頁。

这里，他碰上一支法国分遣队，并且击败了他們。^①但是，当他发现敌人在人数上处于优势的时候，他很快就退到了一个叫作“必需品塞”(Fort Necessity)的地方。1754年7月，法軍攻占了这个要塞。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正式开始了。^②

华盛顿又回到弗吉尼亚，但是，这次他退出了軍职。他在維尔农山田庄——他已經从他的寡嫂那里买了下来——度过了这一年以后的几个月。

1753年夏天，爱德华·布拉多克將軍从倫敦来到了弗吉尼亚，率領着一千五百名英国正規軍，要报华盛顿被击败之仇，并且要把法国人赶出俄亥俄盆地。华盛顿同意以无軍級的志願軍身分随軍出征，这样，他就和英軍及殖民地民兵一起出动，向杜格斯涅要塞挺进。

布拉多克虽然是一位熟悉欧洲傳統战术的智勇双全的將軍，可是，他对于边疆战争的战术却一窍不通。华盛顿对这种战术相当精通，他建議这位英国指揮官，把他的部队分开，讓輕裝縱队挺进，笨重的輜重队伍和炮兵在后面跟随前进。然而，布拉多克并不是一位肯接受一个殖民地佬的建議的人，何况这个殖民地佬从来沒进过英国軍事学校。战争結果，正如每个学童都曉得的，英軍惨败，他們在离杜格斯涅要塞七哩的地方遭到了敌人的突击而被歼灭了。华盛顿当时虽然发着高烧，但是，在整个战斗中仍自始至終指揮着殖民地軍，命令他們实行掩护，从岩石和树干后射击。在美国，普遍都認為，只有华盛顿的軍事領導，才能使殖民地軍免于全軍复沒。

① 法軍指控华盛顿在这次遭遇战中殘酷地杀害了一个名叫朱蒙維尔的法国平民。但是，根据学术上的研究，認為华盛顿是情有可原的，見吉尔伯特·勒杜克(Gilbert F. Leduc)著《华盛顿和杀害朱蒙維尔事件》(波士頓，1943年版)，特別注意第149—153頁。

② 即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在美洲的一部分。——譯者注

当弗吉尼亚州議院采取措施、重建殖民地陸軍的时候，華盛頓被任命为团队指揮官。这位二十三岁的弗吉尼亚青年，在随后两年中，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很快就認識到，沒有團結，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这期間，他在每封信里都始終一再重复：为了击败共同的敌人，必須放弃本位主义。^①

在边疆从事軍务，也使華盛頓了解了普通人民在西部建設新生活的斗争中的艰苦。那种荒凉的景象和人民遭受印地安人襲击后的慘状，深深地感动了華盛頓。他在給丁維迪的一封慷慨激昂的信里，請求这位总督帮助那些急待救济的家庭：

“虽然我具有悲天憫人的心腸，嫉惡如仇，而且滿懷救济的心願，但是，对于令人感动的詞汇我知道得太少了，无法描述人民的疾苦。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假如流血甚至死亡，稍可报仇雪恨，那么我情願作那些野蛮人狂怒下的牺牲品，任凭他們千刀万剐以拯救我們的人民！我亲眼看到了他們的处境，曉得他們的危險境遇，我也亲自尝到了他們的痛苦，我除了給他們靠不住的諾言以外，实在无力給他們更多的救济……”^②

華盛頓为了这件事尽了一切力量。当他听說布拉多克强征馬匹和車輛而不付分文时，他力請丁維迪总督賠償这些欠債，并且提醒他，“拿东西不給錢，把人民弄得傾家蕩产，他們叫苦連天，这是无可非議的。”同时，他还坚决恳求总督滿足士兵的要求，发給他們軍餉，使他們能供养他們的家屬，买些“生活必需品”。他还倡議对殘廢軍人实行一种撫卹制度。他說，士兵們有充分的理由对現行制度表示不平，在这种制度下，当他們“不适于服役的时候……馬上

① 費茨派特立克：《乔治·華盛頓文集 1775—1799》，第1卷，隨處可見；海依斯·貝克-克勞瑟斯 (Hayes Baker-Crothers) 著《弗吉尼亚和法印（印地安人）战争》（芝加哥，1928年版），第4章。

② 費茨派特立克：《乔治·華盛頓文集，1775—1799》，第1卷，第324—325頁。

就會被打發走，使他們求乞於一個冷酷无情的世界，乞討，偷竊，否則就得挨餓”。^①

華盛頓盡了一切力量勸說那冷酷无情的皇家當局有必要為殖民地人民謀福利，然而他遭遇到了種種困難，這使他深信，美國人民必須要求比英國所給予的更多的政治自由和自治。以後發生的事件更加強了他的這種信念。

快到 1758 年年底的時候，法國人被逐出杜格斯涅要塞，華盛頓隨後便辭去了他的軍職，恢復平民生活。1759 年 1 月 6 日，他和一位富有的寡婦瑪沙·卡絲蒂絲結婚，她擁有大片土地和大批奴隸。華盛頓安居下來，經營他的維爾農山田莊。他是一位有科學頭腦的農場主，仔細地鑽研關於農業方面的權威著作，並且和英國專家通信討論改進美洲農業的方法。他肯定種植煙草消耗了弗吉尼亞農田土壤肥力，對土地很有害處，因此，他採用了多種農業作物的經營方法並發展養羊業。工業活動在維爾農山也很興盛，那里有一個磨坊，把小麥磨成面粉；有一個紡織車房，用羊毛和亞麻紡制呢絨和布匹；還有一個壓果汁和釀酒作坊，製造香甜的白葡萄酒，用以招待那些因維爾農山田莊主人好客而來拜訪的川流不息的朋友。

華盛頓對於多種農業經營和發展工業的興趣絕不是一種單純的癖好。毋寧說那是一種想擺脫逼人的經濟災難的努力。他和其他鄉紳種植園主一起，積極地執行了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這個政策很快地把這個階級變成了象哲斐遜所說的“併入倫敦某些大商號的一種財產”。由於煙草種植業是一種無利可圖的營業，弗吉尼亞種植園主被迫向盤剝重利的英國商人借債。每年僅付利息一項，弗吉尼亞園主就要把將近十二萬英鎊的巨款當作貢品去填

① 福特：《喬治·華盛頓文集》，第 1 卷，第 315—317 頁。

塞英国商人的腰包。难怪象华盛顿这样的人都认为英国的重商主义制度，“主要是用来对美洲殖民地的生产者进行进一步的剥削”。

和其他更精明老練的种植园主一样，华盛顿拼命地把自己从英国商人的枷鎖下解脫出来，把种烟草改种小麦，磨面粉，兴办家庭工业，并在西部土地上进行投資。但是，控制着英国議会的英国資本家对美洲經濟生活所加的限制，使他的美好希望变成了泡影。他发现，只要各种議會法案妨碍着殖民地工业的发展，弗吉尼亚就不可能发展工业。同时，只要英国政府根据 1763 年的公告——到了 1774 年成为永久的政策——禁止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进行殖民，那么，在西部进行土地投机也就不可能了。无怪乎有那么多多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被形势所迫参加了革命队伍，并且，在反抗英国統治、爭取美洲殖民地自由的斗争中非常积极。

早在革命运动初期，华盛顿就把他的命运和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进步活动結合在一起了。1765 年，他大声疾呼地反对印花稅法，^① 四年后，他宣称准备拿起武器来“保卫左右人生禍福的极为寶貴的天賦自由”。^② 就在那年，他向弗吉尼亚議院提出了一項由乔治·梅森起草的禁止英国貨物进口的協議，協議签字者約定不进口任何“現在或将来被議會法課稅”的英国貨。協議中还規定：1869 年 11 月 1 日以后，不得向殖民地輸入奴隶。

在这一整个期間，华盛顿不断地呼吁美洲殖民地結成联盟，共同粉碎英国的鎮压政策。1774 年，英国政府因波士頓茶党事件 (Boston Tea Party)，^③ 企图用餓死波士頓人民的办法逼他們屈

① 1765 年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实行的法律規定，公文、契約、报纸、小册子、遺囑、毕业証書等只能用已納稅而盖有印章的紙張印刷。每年可征稅十万英鎊，引起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憤懣。——譯者注

② 福特：《乔治·华盛顿文集》，第 2 卷，第 263 頁。

③ 英国对輸往美洲殖民地的茶叶每磅課稅三便士，1773 年 12 月某夜，很多波士頓市民乘夜乔装印地安人，登上英国茶船，把 342 箱茶推下大海。——譯者注

服,这时他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并指出,基本問題在于美洲殖民地人民是否應該“苟且因循地坐視一州一州地淪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他公开宣称:“我要召集一千名兵員,由我自己出資供应,并带头前往援救波士頓。”

1775年,華盛頓被选为第二届大陆會議代表,他穿着藍色的軟皮軍装,他那誠摯的态度和軍人的丰采給了与会代表深刻的印象。1775年6月15日,他被一致推选为“保卫美洲自由而建立的和将要建立的武装力量的將軍和总司令”。向會議提出这位弗吉尼亚人華盛頓的名字的,是一位馬薩諸塞人約翰·亚当斯;亚当斯的这一提名,对于代表們起了团结的作用,大大加强了新英格兰和南方两地代表的友好关系。在提名華盛頓時,亚当斯把他贊揚为“一位紳士,他作为一位軍官所具有的才华和經驗、他的独立的財產、雄渾的才能和高尚而公正的性格,会使他比联盟中其他任何人都易博得全体美洲人的贊賞,都易团结全体殖民地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努力”。^①

大陆會議通知華盛頓这项任命以后,華盛頓立即向大陆會議提出保証,他准备“負起这项重大的任务并尽一切力量……拥护这一光荣的事业……”然而,他仍然相信,美洲殖民地和英国本国之間的隔閡还有可能和平解决。但这时,他还没有贊成独立的想法;确实他在1775年在一封信里曾这样指出过,“在整个北美洲,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希望独立这样的事。”不过,華盛頓并没有那些美洲殖民地貴族所具有的忧惧心理,他們反对独立,原因是怕独立会导致在美洲建立共和政体,結果就会促进民主制度的产生。他却非常願意和手工业者、机器匠以及小农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对

^① 亚当斯在給他妻子阿比格爾·亚当斯的信里写道:“这个任命对于团结和确保这些殖民地的团结,將有很大的作用……”見查理·弗兰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編:《約翰·亚当斯夫妇日常通信集》(紐約,1876年版)第65—66頁。

暴政而斗争，而且，当人民群众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也反对美洲当地的暴政的时候，他并没有惊惶失措。

湯姆·潘恩写的美洲革命的宣言《常識》——1776年1月10日出版——是华盛顿决定支持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把《常識》反复加以熟讀，并且承認这个書在“很多人的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內，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①早在1776年2月10日，华盛顿就采取了支持独立的絕不妥協的立場，他写道，如果所有的人都和他所想的一样，那么他們就可以向英国政府宣布，他們“决心和这样一个不公平的和无人道的国家断絕一切关系”。几个月以后，在1776年7月2日，他向他的部队发布了下面这项动人心弦的命令：

“决定美洲人作自由人或作奴隶的时刻就近在眼前了……千百万人民的命运，在上帝的保佑下，现在就依靠我們这支軍隊的英勇行动了。殘暴不仁的敌人逼得我們除了进行英勇的抵抗外，沒有別的出路，否則，就是最卑辱地屈服……”^②

就在发布这项命令的当天，大陆會議通过了独立宣言。會議主席約翰·汉考克在7月5日給华盛顿的信里，附有一份宣言副本，要他“在全軍面前，以你認為最合适的方式，予以宣布”。根据华盛顿自己的“命令录”的記載，他命令“在这天晚上，全軍各旅在各自的練兵場上摆开队伍，在六点鐘，向他們宣讀會議宣言并闡述采取独立政策的理由和根据。將軍(华盛顿)希望这个重大的事件自然而然地激动每个軍官和士兵，忠誠而英勇地作战，因为他們認識到，祖国的和平和安全(在上帝的保佑下)現在只有依靠我軍的胜利了”。^③

① 杰雷德·斯派克斯(Jared Sparks)編：《华盛顿文集》(紐約1848年版)，第3卷，第347頁。

② 費茨派特立克：《乔治·华盛顿文集，1775—1799》，第5卷，第211頁。

③ 同上，第245頁。

華盛頓比其他任何人對取得“我軍的勝利”都負有更重的責任。在那艱苦的長年鬥爭中，他始終堅持着對最後勝利的信念，用他自己對於美洲獨立戰爭的正義事業的頑強的決心和信心來鼓舞他的部下。他和他的官兵一起，經受並克服了種種困難。這位曾過慣了舒適生活的鄉紳，竟能堅忍不拔、泰然自若地忍受了轉戰南北的艱苦生活，和那支由愛國者們所組成的花子軍里的任何一個士兵比較起來，毫無遜色。^①在從曼哈坦、威斯特契斯特、新澤西各地撤退的令人心碎的日子里，也就是，在連連敗北的時日里，他把那支支離破碎的軍隊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他成為偉大的人民戰爭的忠實領袖。在封·斯陶本（普魯士男爵——譯者）、拉法耶特（法國侯爵——譯者）、普拉斯基（波蘭人——譯者）、柯斯丘什科（波蘭人——譯者）以及其他來自歐洲、幫助美洲進行自由戰爭的有經驗的軍事人員的協助下，華盛頓逐漸把美洲大陸軍訓練成為一個既有效率又有自信的战斗機體，穿過福吉盆地直搗約克城。

人們只要回憶一下華盛頓在冬季宿營時關於大陸花子兵的動人描述，就會認識到他們在取得最後勝利之前必須克服的種種困難。

“那些士兵，衣不蔽體，夜無毡毯，腳上沒鞋，赤腳行軍，從他們的腳留下的血跡就可以找到他們的行踪，他們身上幾乎經常沒有糧食，他們穿過雲霧、踏過積雪，在聖誕節時，他們在距敵人一天路程的地方進行冬季宿營，這裡還沒有蓋起房屋，所以他們既沒有房子也沒有茅屋來安身。他們對這種艱苦遭遇都能忍受，毫無怨言，

① 約翰·亞當斯寫給他的摯友埃爾伯特·蓋利（馬薩諸塞州議會議員）道：“華盛頓的品格有令我稱贊的地方。他本人是大陸上的巨富之一，但是，他放棄了悠閑的處士生活，離開了家庭和朋友，犧牲了個人的安逸，為了祖國的事業冒著一切危險。”彼得·福爾斯（Peter Force）編：《美國檔案》（華盛頓，1837—1853年版），第4輯，第2卷，第1020頁。

这就是他們忍耐和服从的确証，我認为这是举世无双的。”^①

在福吉盆地，黑人和白人士兵^②一起遭受痛苦和死亡，他們的总司令华盛顿有一次說，当历史学家編写美洲革命通史时，讀者会觉得不易了解：一支由飢寒交迫的人們所組成的軍隊，最后終於战胜了一个象英国那样强的国家。战争结束后，他問道：“沒有身临其境的人，怎能想象出完成这样一个奇异的革命所經歷的过程，怎能想象出这样一段光荣时期是与我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一切痛苦相結合的呢？”^③

历史学家所能叙述的只是：胜利是經過与令人难以置信的强敌进行长期艰苦斗争才取得的。大不列颠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用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它的軍隊和海斯人雇佣軍。而且，它的軍隊是由受过良好訓練和长期入伍的职业兵組成的。华盛顿所率領的軍隊是衣食不足和居住条件很坏的。大多数士兵的入伍期都是短期的，大陆軍的士兵大部分是农民，他們在春季入伍，夏末或秋季回家收割庄稼，这样作，他們已經习以为常。这样一来，华盛顿就須按照士兵的不同入伍期来制定作战計劃。他叹息地說：“我們不敢在一个战役的开始就进攻，因为新兵还不够熟練，在战役将近結束的时候，也不敢这样作，因为他們就要离开我們回家了。”部队里常常只剩下民兵，他写道：“这些民兵，你不曉得他們是怎么进来的，也不曉得他們什么时候走；更不曉得他們到哪里去作战，他們消耗你的給养，用尽你的儲备，最后，在紧急关头还会溜走。”^④

① 福特：《乔治·华盛顿文集》，第6卷，第487頁。

② 五千多黑人参加了大陆軍作战，还有大約七百人和我們的法国盟軍共同作战。在一个海斯人軍官（英軍中的普魯士雇佣軍）的日記里，发现了下面这一段：“在每个团里（在美洲人当中），都有很多黑人，其中有身体魁梧、壮健和勇敢的大汉。”引自乔治·利温摩尔（George Livermore）著：《关于共和国的創立者們对于黑人是奴隶，是公民，是士兵的意見的历史研究》（波士顿1863年版），第111頁。

③ 福特：《乔治·华盛顿文集》，第10卷，第331頁。

④ 費茨派特立克：《乔治·华盛顿文集，1775—1799》，第6卷，第403頁。

早在開戰以前，華盛頓就曾極力建議由聯邦掌管兵役，以代替當時由各州掌管的制度。他斷言：取消募兵制，而用征兵制來建立一支使士兵長期入伍的永久性軍隊，能使目前的情況煥然一新。他在1777年1月20日通知羅得島總督說，他希望“如果用招募的辦法不能及時完成新兵名額”，那麼，政府就應該運用各項權力“用抽丁的辦法來完成”。^①

從戰爭爆發時起，種種地方主義偏見也妨礙過華盛頓的工作。在衝突開始時，這些偏見非常強烈，使得總司令這樣說，“康涅狄格人不願意在他們的隊伍里有馬薩諸塞人；馬薩諸塞人也認為沒有必要在他們當中安插一個羅得島人。”華盛頓和這種傾向作了不懈的鬥爭，他從不放棄機會來責斥本位主義。1775年7月4日，他在“總命令”里提醒他的士兵說，他們是“北美聯合州的軍隊；希望他們把殖民地間的所有差別置之度外”。當華盛頓因為解圍波士頓而受到馬薩諸塞州眾議院的表揚時，他在致謝詞中祈禱說，祝“整個聯合起來的殖民地”幸福昌隆。最後，他在寫給大陸會議的一封信里自稱：“自從任職以來，我就致力於反對各種地方觀念和地區間的歧視，以一個更偉大的名字來稱呼整個殖民地，那個名字就是‘美利堅’。”^②

正如他堅決和本位主義作鬥爭一樣，華盛頓和保王主義也進行了殊死鬥爭。韋爾伯·希伯爾特（在這個問題上的傑出權威）寫道：“他經常在各部門注視着他們（保王黨），並且和大陸會議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和軍官緊密合作，以鎮壓保王黨，解除他們的武裝，制止他們的危害活動。”^③

① 費茨派特立克：《喬治·華盛頓文集，1775—1799》，第6卷，第331—333頁；第7卷，第43頁。

② 福特：《喬治·華盛頓文集》，第5卷，第117頁。

③ 韋爾伯·希伯爾特（Wilbur H. Siebert）著：《喬治·華盛頓和保王黨人》，美洲考古學會議事錄，新輯，第33卷，第47頁。